

时光滴落



Shi Guang Di Luo

李成琳 【著】

Li Chenglin



重庆大学 出版社

<http://www.cqup.com.cn>



黄·····199

笃爱有缘共生死···200

在记忆的风中···203

记得·读脸·童年旧事·沉醉之夜·给天堂里的周文莹·趟过岁月这条河·芬芳时节

梦里花落（外一章）···218

阅读风景···223

奇异而真实的“沟壑”之美·青春悲凉的底色让人落泪·仿佛找到自己的前生·找到“方向”·暗香盈袖

前身应是明月松间照···236

汉子·军人·君子···241

追求内在利益的散淡人生···245

影像留存···249

附录·····255

生活不等于过日子/莫怀戚···255

写作不等于创作/余 见···258

读《夏日心情》随想/万龙生···260

短评二则/黄兴邦 徐 坚···265

夏日芬芳/李贻渝···269

后记：五色的心绪·····275

回望更多的是我们生命的历程。生日，便是这样一个回望的驿站。有人说，生日是我们反省自己的节目。不管你的生日如何度过，总会有一个空隙，让你安静地自然而然地回望自己生命年轮中的又一岁，回望生命中的快乐与忧伤、幸福与苦痛。回望是一种必然。我们需要回望，需要在回望中咀嚼生命的细碎与美好。

也不仅仅是生日的回望。或许就在经意与不经意的一瞬，一张发黄的旧照片跳入眼帘，可能牵出的就是长长的一段岁月。

一叠旧札，一则日记，一本旧书上的赠言，一副老式的破旧眼镜，一件洗得泛白的旧布衫，一个过时的背包，一顶染有陈迹的草帽，一个空空如也的香水瓶，一本旧的通讯录，一首老歌，一部老电影，一条似曾相识的石板路……每一个细节都恍若一个活泼泼的生命，湿润而新鲜，带给我们一种快乐的宁静。

回望应该是生命的芳草地，它氤氲的绿意里有反省有觉悟，也有温馨的怀念与记取。生命对我们只有一次，一切经过了，点点滴滴，都会积淀于记忆的驿道上，等待你深情地回望。

在匆匆前行的忙碌里，驻足回望，是缱绻的抚慰，是美好的清凉。生命需要回望，回望是为了更好地前行。

岁末

—

黄昏，是一天中没有声音的时候。

这句话是法国的雨果说的。读这话的时候，西崎洋子的“梁祝”正拉到尽头，那如泣如诉的小提琴音似乎仍缭绕在空荡荡的静寂里。

正是黄昏。

而这一个黄昏让我突然意识到岁末又至。

站在冷风飕飕的阳台上，我受伤的手安静地垂在胸前。此前的黄昏总是与匆忙、烦乱叠印，此时的黄昏却呈现出一种“病态”的从容。从容总是好的，我可以一个一个清晨、一个一个黄昏细数着岁末的日子。

岁末，是不是一年中没有声音的时候呢？

应该是的。我知道雨果这句话触动我的缘由了。

受伤的手在风中静默着，被紧紧束缚着的感觉，恍若不止于手，而是整个身心被密密地束缚着。从岁初到岁末，似乎就是这样的被束缚的过程。在氤氲着淡淡药香的风中，岁末的黄昏在无语中为生命“松绑”。随风而去的是紧紧张张的心绪和匆匆忙忙的脚步。

此时无声，岁末无声。

二

岁末，名副其实的岁末的日子。

阴沉沉的天，以为会有雨，却没有，只是一味的阴沉，像有沉甸甸的重负压迫着，明媚不起来，也高兴不起来，坐在公交车上，沉沉地缓行。车流像一条河、一条快封冻的河，极缓极缓地流淌。恍惚间，觉得时间的河流也凝滞了，仿佛要将这岁末留下来，留下来，不急着走，不急着告别。

莫名其妙地想起“别时茫茫江浸月”，想起“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想起“悄悄是别离的笙箫”……告别逝去的又一年，像是在和生命里刻骨铭心的记忆告别。岁末像一个不得

而年长者却依然顽强地活了下来。据医生的感叹，这年长者的病情并不比年轻者来得轻松，只是她一直不曾放弃，不愿认输，只要有一线希望的治疗手段她都牢牢抓住，开朗乐观地与病魔“抗争”。这样的不认输不放弃的过程也应该是向自己索求的过程，索求的是自己立于不败之地的精神支柱。而那位年轻者在精神上却选择了放弃，如果她向自己多索求一些坚强和信心，或许不至于走得那么快。

放弃总是简单的。在严冬的旷野里，当你看惯了一棵棵放弃了青枝绿叶的老树，却突然发现一棵没有了绿叶仍绽放着灿灿红花的树时，你的心里会有怎样的感动？在我们身边，随波逐流、浑浑噩噩的人比比皆是，但同样的环境，仍有脱颖而出担当大任的人。确实，人要迷迷糊糊过一辈子非常简单，而索求自己的潜力，逼迫自己进步，这当然辛苦，但这辛苦的过程无异于燃起了一盏灯，既照亮了自己也照亮了别人，就像旷野里开着红花的树，生命便有了独属于自己的灿烂意义。

苏格拉底曾说：“未经省察的人生没有价值。”我想，向自己索求也应该是“省察人生”的一种方式。向自己索求自信，也索求谦逊；索求坚定，也索求宽容；索求热情，也索求冷静；索求锲而不舍持之以恒，也索求超然豁达游刃有余，“必须追求好的生活远过于生活”，我们才不算白来这世上走一遭。

让生命去等待

生命是由等待构成的。

法国女作家玛格丽特·杜拉斯的小说《痛苦》写的是一个女人等待丈夫从集中营归来的心路历程，死亡的阴影，爱的虚幻，

尾，她写道：“让岁月的风抚平成长的痛。成长真是一种痛，很痛。”她尽量平静地叙说她的痛，而我知道，这平静下面的不平静是怎样的让人心痛啊！

痛是黑色的，只能是黑色的。

“痛苦使人深刻”。我愿意相信，黑色的冷寂与凝重会衍出五彩的斑斓来的。

学生的礼物

教师节后，几个身为“家长”的朋友坐在一起闲聊，便有朋友说起他的孩子刚进小学，教师节前回家来传达老师的“旨意”：小朋友应该送什么礼物给老师的节日呢？

我以为这位老师会接着说最好的礼物是小朋友们取得好的成绩之类的话，却没有。事实上的确是提醒学生要给老师送礼，而我这位朋友也确实遵“旨”送了，且送的是赤裸裸的“钱”！而那老师竟也面不改色地收下了！

我莫名其妙地脸红，仿佛是自己收下了那“赤裸裸”。

这绝非矫情。

作为老师，我也接受过来自学生来自家长的馈赠。记得若干年前的一个中秋节，我当时在远郊的一所中学执教，早晨起来拉开门，就发现门前泥地上搁着三个大大的玉兰色的咸鸭蛋，还有斜倚在门框上的一束黄灿灿的野露芬芬的花儿！那是我记忆里最纯真最美好的礼物，我知道是我的那些可爱的学生送来的。到今天，我已不记得后来的情节，但那个清晨的心颤与感动，却永远地留在了我的记忆里，这哪里会是赤裸裸的索取可以得到的情感体验呢？

是因为命题不雅，大半的人都选择了从悬崖的侧路下行。我不想放过“磨难”的体验，顺身下去，然后抓住铁栏，轻松过关。这“磨难”似在告诫：能屈能伸，方得跋涉真味？

紧接着便是第三道“磨难”：“铁门槛”。两方巨石，相距约三尺，下临深壑，且断无他途，唯此飞身一跃，方能过去。多少人战战兢兢，多少人犹豫退缩，但没有人可以逃过这一跃！有人把手伸给你，陌生而温暖，心安定了，深壑也就没那么恐怖了。跨过“铁门槛”之后回望，发现自己竟错过了山顶的“舍身崖”！当时只顾着脚下的路了，应该有一条路通向最高峰的，却于惯性的路途顺势而下。那陌生而温暖的手问我要不要跳过去再攀回去？我对着那高高在上的“舍身崖”摇了摇头。我知道，即便倒回去，也一定与初始的体验擦肩而过了。错过也是宿命。有多少路可以回头？

再往下走，山依然峻，树依然绿，路平顺了许多，也宽敞了许多。恍然间，有古韵禅音飘进耳里，平和而悠长。循音而上，是一座云豁古寺。云豁？是云开豁然的意思吗？我们在生命勃然的春天攀登此山，就是要觅得此境吗？茫茫尘云散去，豁然开朗，天青月明，如这清雅淡远的禅曲，沁人心脾。

我点燃一炷香，缭绕香烟里，我仿佛看到一盏莲花圣灯在“云豁”处冉冉燃亮……

回肠，让我们将颠簸与黑夜抛诸脑后。紧接着上来的是一位中年汉子，虎背熊腰的他却演绎了一曲柔曼抒情的流行小调，他旁若无人般深情地呼唤着：“小微呀，你可知道我爱你，我要带你飞到天上去……”反差出效果，掌声里的笑声恍然要震破车厢了！

天已黑尽，我们还在蛮荒的山道上缓行。窗外是黑糊糊的，窗内也并没有亮灯，我们却用歌声点燃了一盏一盏的心灯。车厢亮堂了，旅程也亮堂了。车厢里的每一个人都用自己的欢歌笑语为这段本来漫长的旅程加上了短暂而快乐的按语。

四月初，又去了渝东南的秀山。赤水是团队旅游，这次却是因为工作、也因为邻近秀山的沈从文笔下的边城在诱惑我而独自出行。朋友们对旅途的遥远以及因修路造成的绕行已给了若干忠告，仍无法阻挡前行的脚步。一大早就出了门，若一切正常，我当于黄昏时分抵达秀山。

还是出了意外，在绕道而行的山路上，一辆辆大客车因错不开而堵上了。困倦和埋怨声四起，愈演愈烈，我从沈从文的书里抬起头来，扑入我眼帘的竟是一棵棵灿烂的绿树，让我怦然心动。我叫不出树的名来，树干并不粗壮，却高而直，那春天的叶还娇嫩着，在阳光的透射下，就像一朵朵刚刚盛开的花！我突然觉得仿佛是上天叫车停下来，为了让我，让这一车忙碌奔波的人，静静地看看这些树，这些春天的开满了叶花的树，那么美，充满了春天的蓬勃之气，朝阳之气！而阳光是那般柔和而闪烁地抚照着那一棵棵排列整齐的树和那一树树缤纷如花儿的叶，我用相机拍下了那树、那叶、那花，也用心铭记了那一刻。

山道疏通了，车继续前行。在春天的阳光里，我贪婪地欣赏着从我窗前掠过的树，大都绿满枝头，也有不同凡响的枯干虬

黄

我们总是在找寻一张脸，找寻一张亲切而温暖的脸，或许是这个世界上最动人最美好的一张脸，找到这张脸，心才会安定。这张脸上有天真有成熟，有智慧有诗意，有人生的要义，有生命的本朴和真实。

相由心生。读一张脸就是读一颗心。如果仅仅用眼睛读脸，总是会读倦的；只有用心去读心，才会有不倦的源头活水汨汨而来……

——《在记忆的风中》

现在想想，这竟是我认识段儿15年来唯一为他写下的文字，或者说，这段文字浓缩了我对其书画艺术由衷的欣赏和期待。但“浓缩”这个托词终究折射着我文字的“吝啬”和由衷的“惭愧”。

我采访过若干人士，也写下过若干采访类文字，很多是在工作和他人的“要求”下写出来的。段儿从未“要求”过。他的工作室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挨着我们编辑部，他曾经为他的书画朋友“要求”我派记者去采访，却从不曾为自己的事情提过任何采访“要求”。他很能帮助朋友“策划”一切，却从不“策划”自己，他似乎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超然和洒脱，对书画，对名利，始终是一种很自然的状态，就像挂在我家里的那幅水墨民居，他竟然只印了一枚闲章，没有任何题款，但其水墨的氤氲及虚实的气息只能是他的。或许正因为这样的自信，才成就了他散漫、自然的潇洒。

然而，段儿同时又是一个典型的完美主义者。那年，有一个朋友移居加拿大，要了他两幅很“中国”的画，想挂在异域的新居里。段儿担心他的画被不懂装裱的朋友弄“砸”了，就自己去装裱师那里守着，用最好的绢绫将两幅画都拓好了。记得拿画时，我们在重庆宾馆吃的水果自助餐，段儿最后一个到，捧着他的画，像捧着易碎的宝贝。在水果的芬芳里，那两幅雅秀而温情的画赢得了我们由衷的惊叹！他只是淡淡地叮嘱朋友：“你带过去，直接装框就可以了……”似乎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他的“诗意民居”保持很“中国”的姿态，也只有保持了很“中国”的姿态，他才能真正放心。

再次见到段儿，在一个很偶然的聚会里，他的山水新作无

写作不等于创作

——给李成琳的一封信

李成琳：

新年好！

把老莫的文章找出来读了，写得不错。大多有同感，尤其是结尾：你是“有功底有才情去发展”的；“余地大得很”；“生活不等于过日子”。

不过，我还想补充一些意思，供你参考。

A.生活也好，写作也好，人与人不同，女人与女人不同，因而对生活对写作态度也不同，这当然是很自然的，很正常的。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选择其活法与写法，他人当然毋庸置疑。但如果把作品发表了，公之于世，那么世人也就有选择的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你可以不听，他不能不说。他不能要求，但可以希望。作为一个欣赏者和批评者，我确实不喜欢“小女人散文”，所以很高兴地发了巴南子的文章（我们到现在都没有找到他），也很高兴地得知它刺痛了某些人抑或“小女人”。这“小”当然绝非指年龄。

B.既然这种“小女人散文”无论你怎么不喜欢，它照旧行于世，畅销于市，说明毕竟有人喜欢，它也就有存在的理由。缺乏文学的价值，也许有某种社会的功用。

然。唯有珍惜那馨香才会永驻心间”(《馨香》);“人生如棋,输也是一种境界。输得起才会实现超越”(《如棋》);“窗外总是有好风景的”(《窗外》)……这是一些以哲理为表述主体的短章,借助于形象或情景出之,便迥别于那些“正确”然而枯燥的说教。更别提那种故作高深貌似玄妙而实则空洞无物的废话了。

还有一类散文,其中的哲理如盐溶于水,或味精溶于汤。无形无迹,看似平淡,实则隽永,当然更是散文中的上乘。如许地山的《落花生》即为其例。《夏日心情》中少许最佳之作差强近之。如《布衣情结》,如《旧梦如风》,如《岁月伴侣》,在娓娓的叙述中蕴含的人生感悟,附着于一袭布衣、数帧旧照、几架眼镜而让人难忘。这样的佳境自然是一般的“小女人散文”难企及的,在李成琳的集子中,我们也只能遗憾所见不多。

三、散文中的诗情

狭义的诗是文学大家族中的一员,广义的诗,则是渗透于所有优秀文学艺术作品的灵魂。现在新诗创作出现危机几乎是公认的事实,诗已不诗,那些分行排印的文字徒具诗形而无诗质,甚至令许多视诗为友的人敬而远之;而诗情诗意也就更多地存在于非诗的文学作品中,散文就是被迫流浪的诗魂的最佳收容所、栖居地。我很高兴在《夏日心情》中也发现了诗的身影,诗的痕迹,甚至于采集到若干诗的标本。

散文诗是一种两栖文体,就其语言和意境,它达到了诗的质地,而其身体仍穿着散文的衣衫。在《诗刊》和《散文》这两家权威刊物中都为散文诗特辟了一块园地。这是文学世界的奇观,诗与散文未曾就散文诗的“双重国籍”问题进行谈判,而是双方均予承认,也就是说双方都不忍割爱。甚至也没有多事之徒来借

老城的墙和墙上的蒿草……疏疏数笔，美如八大山人的画，竟把她带入梦境般的遐想。（《石上水中》）农村山坡下的小鸡和小猪，你瞧它们很可能视而不见，但作者却发现了这对小家伙两颗孤独的心有了碰撞，于是它们惺惺相惜，相依为命。（《孤独和沦为孤独的心》）一个人出差，在车站码头或机场的售书亭买到一本自己喜爱的读物，你也许会一读了之，事后不再提及，但作者却从售书小姐“仅此一本”的回答中一层进一层地玩味，似乎还品出了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点玄机。（《仅此一本》）一个母亲带女儿去看画展，别人关注的，不外乎就是画展本身的名家和名作，但作者不愿落入他人窠臼，她只看重七岁的女儿观画赏画的视角和眼光，并从孩子的心灵世界中，去发现其单纯、明亮的美。（《和女儿看画展》）一个常年枯坐办公室的编辑，要他对自己一天日常的工作和生活作个交代，他可能觉得没什么好说的，但作者却从那些琐碎的会友交谈中，津津乐道其咖啡的醇香及其警醒，柠檬水的酸甜及其润泽……（《一天》）

这类题材往往需要闲雅而优美的文笔，有人称它为闲雅散文。闲雅散文古亦有之，到了晚明时代已臻于极盛，出现过一大批艺术造诣甚高的作家和作品。如果你对“闲雅”二字望文生义，可能你会认为它是闲花野鹤，其实并非如此。闲雅者，不过是回避了尘世名利场的陈言俗套，另辟蹊径来抒写人世、人生、人性的真善美。李成琳散文似乎正是走的这个路子。原生态的生活原本是平淡无奇的，但她观察细腻，体味别致，她感受人情世态的那一份情感是清纯的，在她旖旎清新的文笔下娓娓道来，使读者不得不惊叹：哦，原来生活是如此的美。

我的一位文友读到这组散文后，很兴奋地告诉我说，能读这

去写作散文的。可以是自语，裸露心灵，面对自然的独白；也可以是摆谈，对世上一位最亲近的人的倾吐。梦里梦外，只要来自内心，是真人、真情、真心、真话，有几许黑色的凝重，有几分枯黄的轻盈，什么都可以进入散文。你不必去月球上寻找故事，你自己的故事就是最意味的故事。成琳的散文专版就是她自己的故事。

李成琳写作散文的时间不长，当然不包括发表在“讲台上的作品”，但一经进入，笔锋甚健，有浪花撞击海岸之声响。可喜可贺，真诚地祝福她每一次采撷都是金秋的收获。

夏日芬芳

李贻渝

题记：这是一个女友应《女性人才》杂志之约而写的“溢美”文字。我已经在不影响她文字表达的前提下尽量删掉了一些“高调”的段落和词句，至今读来仍有脸红的感觉。女友从来是个乐呵呵的“明亮”之人，所以她眼里看到的也总是“明亮”的风景。她事实上将我的“优点”放大了，且“集中”在一起，便有了这样一个近乎“完美”的女子。斟酌再三，仍附录于此，是想给自己一个“完美”的参照。生活终究是不容易的，“明亮”总是好过“晦暗”……

认识成琳，是在10多年前的一次文学聚会上。干净的脸上架

在人们心目中，忙于事业的女人一般都家庭观念淡薄。用这种想法来推导成琳，那又错了，成琳既能干事业又是一个慈爱的好母亲。她能在忙碌之中挤时间陪女儿去游泳、去爬山、去旅游；能唱着女儿在幼儿园学来的歌与女儿一起欢快地舞蹈；能几年如一日地坚持带女儿去艺术馆学琵琶，陪女儿学书法；能为了给女儿选一所满意的中学就读而四处奔走……那年，成琳一组写女儿的散文发表，字里行间溢满对女儿的至爱之情，阅后让我吃惊。我一向以为成琳整天忙于事业，对家庭对女儿当是疏于料理的，没想到她对女儿的成长竟会观察如此之细，倾注如此深厚的情感，倒让我这个一向以好妈妈自居的人深感不如。文章写她怎样饶有兴致地长时间欣赏正在幼儿园就读的女儿唱歌“作诗”，写她怎样与女儿一道专心致志地为女儿的男女朋友们做贺年卡。当我在文中读到成琳外出数日归来，女儿一头扑进她怀里抽泣着说“妈妈，我想你……”读到女儿一脸认真地对她说“妈妈，你不要离开我——生生世世。”这一情节时，我那被人世沧桑打磨得已有些坚硬的心弦像被一只无形的手猛然拨动，发出一种震撼的感怀——这是怎样慈爱的一位母亲，竟能让女儿对她生出如此深切的依恋，竟能让一个三四岁的孩子发出如此深情的呼喊来？

与成琳相聚是令人愉快的，当她明净的双眸透过晶亮的镜片凝视你的双眼时，你脑子里会闪出坦荡、真诚、宁静的感觉；成琳爱笑，笑容极具感染力和穿透力，当成琳笑起来把眼睛弯成一对小小的“豌豆角”，你面对的成琳这时就像一个三岁童子，那样纯朴，那样天真无邪。成琳的双眼好像只会看见别人的好，我时常听到她夸奖别人却从没听她在背后说过谁的坏话。我敢说，成琳的每一位朋友肯定都得到过她由衷的称赞或夸奖的。为此，

共同构成我生命里这十年深深浅浅的足迹。

这样整理的初衷，只是希望，若干年后的某一天，满头银丝、老态龙钟的我，可以从这些字里行间触摸到曾经“活过，爱过，写过”的生命痕迹。

仅此而已。

可是，待我将稿子按年序清理出来，却被朋友以“太过自我”的理由否定了。冷静下来翻阅，也发现“日记”般的排列难免芜杂，确乎有“当局者”之“迷”，而朋友的否定里不乏“旁观者”之“清”。

就这样另寻他路。

有一天，翻看在西藏旅行的照片，突然想起在西藏几乎随处可见的五色经幡，想起西藏的朋友对我阐释的“五色”内涵：最顶端的蓝色幡条象征着蓝天，蓝色下面的白色幡条象征着白云，白色下面的红色幡条象征着火焰，红色下面的绿色幡条象征着绿水，最下面的黄色幡条象征着黄土，或者大地。

蓝天，白云，火焰，绿水，大地，我脑子里浮现着这样的图景，安宁，祥和，单纯，美好，寄托着我们物质和精神的家园，萦绕着我们虔诚的祈愿和梦想，而生命的完满与深邃，仿佛全在这五色之中！

在重新整理的过程中，我就把这十年的文字分成了这样五个章节：蓝天下的心境，白云上的雨滴，红焰里的对话，绿水间的徜徉，黄土地的芬芳（注：最后定稿改为“蓝，白，红，绿，黄”）。

五色的心绪，五色的感悟，五色的祈愿，在五色人生的漫步里轻轻飘扬。